



樂城集卷之二十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 全校

策問三十四首

殿試武舉策問一首

問王者之兵不貴詐謀奇計至於臨敵制勝良將豈可少哉朕以  
天下爲度懷柔四夷而西戎背誕腰領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懷  
之以禮義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勢使之望而不敢  
犯犯而無所得者其術何由伐其謀散其黨使之退而不得妄安

而不能久者其道何以夫隱兵於民井田之舊法也材官府兵猶行於後世而保甲之復民以爲勞以車卽戰邛甸之遺制也武剛鹿角猶見於近事而車牛之役世以爲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爲用如環之無端其出入之法今幾絕矣敵有陰陽客主異宜易之則敗其先後之節將何施焉淮陰之伐趙勝亦幸耳使左車之說行則計將安出仲達之卻蜀非其功也使孔明而不死則勝將孰在子大夫講於兵家之利而明於當世之務審矣其以所聞著之于篇朕將覽焉

南省進士策問一首

問三代漢唐之法行於前世而施之於今輒以不效何也昔者蓋嘗取經界之舊法以爲方田采府衛之遺意以爲鄉兵舉黜陟之墜典以爲考課矣然而爲方田則民擾而不安爲鄉兵則民勞而無益爲考課則吏欺而難信三者適所以爲患不若其已也孟子有言爲高必因邳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必因先王之道凡今世之法駸駸近古矣政之近古天下之所以治也然而如彼三者獨何哉豈古之法遂不可施之於今歟抑亦救之不自其本爲之不得其道以至於此也

河南府進士策問三首

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  
殊說相攻如仇讎異已者雖善不從同已者雖惡不棄下逮魏晉  
爭者少止然後學者相與推究眾說從其所長至唐而傳疏之學  
具由是學者始會於一數百年之間凡所以經世之用君臣父子  
之義禮樂刑政之本何所不取於此然而窮理不深而講道不切  
學者因其成又而師之以爲足矣是以問者立取士之法使人通  
一經而說不必舊法旣立矣俗必自此而變蓋將人自爲說而守  
之耶則兩漢之俗是矣將舉天下而宗一說耶則自唐以來傳疏  
之學是矣夫上能立法以救弊而已成其俗者必在於士將使二

弊不作其將何處而可哉

問三代之治以禮樂爲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弊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其比後世若無以大相過者蓋夏后氏自禹再傳而失國亂者三世商人再衰而復興周人一遷而不振其賢於漢唐其實無幾至於漢文帝唐太宗克已裕人海內安樂雖三代之盛王何以加之夫禮樂刑政其功之異豈特如此而已今自祖宗創業百有餘年法令脩明上下相維四方無虞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儒者論其禮樂常以爲不若三代此爲誠不若耶爲習其名而未稽其實也不然

世之治安則不在禮樂歟宜一有以斷之

問孟子言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數罟不入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誠哉是言也雖然孟子將何以行之豈將立法設禁以驅之歟夫立法設禁而無刑以待之則令而不行有刑以待之則彼亦何罪訥言孟子將何以行此

私試進士策問二十八首

問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者益寡雖有美才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

至調富民而爲官夫豈不甚病之矣哉及天下大定學者漸已尊  
顯勤勞勸誘數十年之間而後士人彷徨繼起則天下之官爲之  
盡滿而無所置之是以頃者立任子之限減進士之額繩以苛法  
抑以細過使之久而不調然後官吏歲以漸減凡今一歲之調蓋  
不足以償其休老物故者然則數十歲之後無乃將復有向者乏  
人之患歟夫古之聖人惟能於其未然而預防之故無後憂昔者  
惟不能於其至少之時而爲其過多之慮是以惟務進之而有今  
日之弊夫民惟其誘而進之則進而不知休抑而排之則無聊而  
引去天下要亦有不潔不屑之士不可恃爵祿之利以爲可以必



致也故願於其未然而求其所以進之而可以使今無冗員之弊退之而可以使後無乏人之患者此亦天下之深慮也

問學者之論周禮或以爲周公之書或以爲戰國陰謀之書二者孰爲得之今觀其書亦有所不知者二焉夫公邑爲井田而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以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爲地三十三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夫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其所未知者一也五家爲比比有比長五比爲

閭閻有閭胥四閭爲族族有族帥五族爲黨黨有黨正五黨爲州  
州有州長五州爲鄉鄉有一正卿及有軍旅之事則以比長爲伍  
長閭胥爲兩司馬族帥爲卒長黨正爲旅帥州長爲師帥卿爲將  
軍故凡官之在鄉者軍一起而皆在軍矣起軍之法自五口以上  
家以一人爲兵一人爲役而家之處者甚衆而官吏舉皆有外將  
誰使治之此其不可知者二也故願與學者究之

問學者莫不求學孔子今考於傳記而觀其行事蓋有所不通者  
焉語曰佛肸召子欲往又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學者以爲孔子  
急於行道而爲此夫孔子之於衛靈公語及兵事不說而去於陽

貨時其亡而見之蓋亦不欲見也而孟子亦云惡夫枉尺而直尋者然則彼二事者獨何歟至於仕魯爲司寇從而祭臠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且夫仕而至於司寇君臣之義不爲淺矣臠肉不至而行何其輕君臣之義而重區區之微禮哉此明於輕重者之所不爲也或曰臠肉不至仲尼以爲禮將從此而大壞此所謂知幾者夫爲大臣知禮之將亡不救而去則又安用夫大臣者故此將有微眇難見之意而世或未之思焉學者所宜辨之

問古之爲國者必有所尚夏忠商質而周文儒者以爲此三者如循環百世而無窮然則今世之所尚者何耶夫不必聖人而後有

所尙然則今世之所尙者其以爲忠耶則小民多詐而爭訟並起  
非所以爲忠也以爲質耶則金玉錦繡不爲之節而文詞熾於天  
下非所以爲質也以爲文耶則禮樂不備冠昏喪祭之義至爲淺  
薄非所以爲文也然則今世其無所尙耶蓋亦有之而未之見耶  
其果有之也則亦可用耶不可用耶其明著其說

問古之學者其爲學必遲而信道必篤蓋非其遲則不能至於篤  
也故子夏之門人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孟子亦云君子之於道  
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夫待其  
自得也非久而何昔者孔子五十而後學易方今薄才下士之所

謂甚遲而可怪者也故夫當今之世無惑乎其無信道之士也古  
之養士者莫善於太學而今太學之教一日之所爲必若干取方  
冊之難知者而悉論之不待其間而先告之無先後無少長無賢  
愚其間同而其功等其上者無以優游翱翔以寬綽其心而其下  
者勉強困躓不暇於爲善故其學也必速而守道必不篤何者非  
其自得之也夫人之才譬如草木焉雨以濡之風以動之則其長  
也可立而待有宋人焉擥之而自以爲喜此孟子所以太息其不  
知學也然而寬以待之則太學之法將必有所大變而後可變法  
者不可不預立其說也

問古者禮備而費少今者費愈多而禮愈闕古者七世之廟分而爲七今者七世之廟合而爲一古者一歲大祭天者四五歲大祭宗廟者再今者三歲迭用其一而略其餘古者命士以上皆有廟今至於公卿大夫無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遠者十二年一巡守今者非郊祀校獵不出於郊以今之至簡省也而財至於不給則古之甚繁者宜其無以共之然以古之甚繁而不至於大費則今之簡省而至於不給者何也凡今之人皆以費故棄先王之禮是以禮日益壞以爲今之世有周公仲尼其將亦畏費而止歟其將亦略備其禮而不至於大費歟然而今之所以至於大費而不

可省者或亦有故也其思所以省之而無害之說而著于篇

問茶之有權與稅非古也特就其便於今者言之有以爲權便曰  
凡所以備邊養兵者皆出於權然江淮之間以私茶死者不可勝  
計此則仁人之所不忍爲也而何便於權以稅爲便則夫邊鄙兵  
革之用將何以共之且夫稅之入其不足以當權之利亦易見矣  
而特以不忍驅民而納之陷穽是以去權而爲稅今欲復反其舊  
冒行殺人之害而就夫區區養兵之利則何以爲仁求以生民而  
國用至於困乏則何以爲智蓋將以生民而富國兼收仁智之實  
而並享之者必將有說也

問君子能盡人之情而不能盡物之變盡物之變惟精者能之古  
之君子專一而無侈心是以益治鳥獸棄治稼穡夔治鐘磬羲和  
治歷皆以聰明睿智之才而盡力於一物終其身而不去至於後  
世官者至以爲氏故當此之時天下之事無不畢舉今者四方旣  
平非有勤勞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每每廢墜而不理蓋鐘律之  
不和河之不循道此一二事者百有餘年而莫有能辦之者是豈  
非務於速進而恥以一物自盡之過歟夫古之君子往往老於小  
官終身而不厭則上之所以使之者誠有道也安得斯道而由之  
以使斯人之復如古也



問今世法唐以爲治上自百官刑法禮儀下至州郡兵民賦役要之以唐爲準譬如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事無不考焉者然天下之廣方制萬里夷狄不作兵革不用四方之貢不絕於道路而國用常苦於不足唐自天寶以來府衛之兵廢租庸之法壞收茶鹽權酒酤其法與今略等然而天下分裂天子之地至少征伐相繼而起而憲文武宣之世方鎮稍定則財用未嘗有所匱乏與今世無異至於齊蔡二晉各以數州之地養數萬之兵內以抗衡京師外以備禦鄰敵綽然有餘亦不如今之將帥仰給於大農也夫法與唐類地多於唐費用不若唐之多而府庫之蓄無以大相過者何